

印度世界精神组织嘉年华会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四日至七日，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办的世界精神组织的嘉年华会上，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表演，受到来宾们的欢迎，主办单位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奖牌并献上哈达致敬。

艾哈迈达巴德是印度第七大城市，有着著名景点阿布山。此次盛会在阿布山下的大型庄园内举行，数千位来自印度与世界各地的博士、医生、公司总裁及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参加。

嘉年华会在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的壮美乐音中开幕，大会主席致词时说：“谢谢天国乐团，这些来自天国的使者们，带给了我们神圣的讯息。”

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来



天国乐团在印度阿布山下演奏 右图：主办单位向天国乐团代表颁发奖牌并献上哈达



宾介绍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上亿人通过修炼达到了身心健康。他们并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来宾们表示这种践踏人权的事情不可思议，纷纷签名表示反对活摘器官，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在第二天的大会中，天国乐团成员上台展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气氛充满了整个会议厅。与会者对学炼法轮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位年长的博士急切地询问哪里可以找到《转法轮》等相关著作。闭幕式当天，大会秘书长特地向天国乐团成员致谢，并用英语说“法轮大法好”，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应暴力迫害善良和平的好人，邪恶不久就会走到尽头。”◇

澳洲最大英文媒体揭大批患者去中国换器官

（明慧记者夏纯清墨尔本报导）近日，墨尔本一位肾脏外科医生在接受澳洲传媒巨擘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 Media）记者采访中提到，他的病人成团大批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其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间接印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

费尔法克斯媒体旗下的墨尔本《时代报》和《悉尼晨锋报》，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刊登了署名记者赛亚的文章，文章说全澳大约有一千六百名病人在等待器官捐赠者，但捐赠者的数量远远不够，在二零一零年，每一百万人口中只有 13.8 人捐献。

澳洲肾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四年，当患者苦苦等待器官的时

候，“在中国可以很快找到匹配器官”的说法在患者的圈子里流传着。

费尔法克斯媒体记者询问古德曼医生有关器官移植旅行的事，是否有过肾透析患者突然消失，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躯干上多了一道疤痕？

“很多次，”古德曼医生说，“大约五年前，他们集体去了中国，回来后带着移植好的新肾脏。据说，捐献者是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而且血液和组织类型早已经匹配了。”“我强烈反对器官移植旅行，”古德曼医生说，“这对捐献者是一种侮辱。”

中共每年处死的犯人在两千到三千人，而中共公布的数据显示，二零零五年中国有两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二零零八年中国肾移植累计八万

六千八百例，肝移植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三例，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

澳洲《新闻周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了评论文章《中国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了‘被强制摘取器官’。”“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国家掠夺器官》一书的作者之一、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说：“任何情况下，病人都不应接受这样的器官，因为这违反基本道德良知，是反人性的。”◇

走出怨恨 迎来崭新人生

【明慧网】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告诉我，要煮三餐，要伺候婆婆、小姑、小叔，她的要求我照单全收，但是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让婆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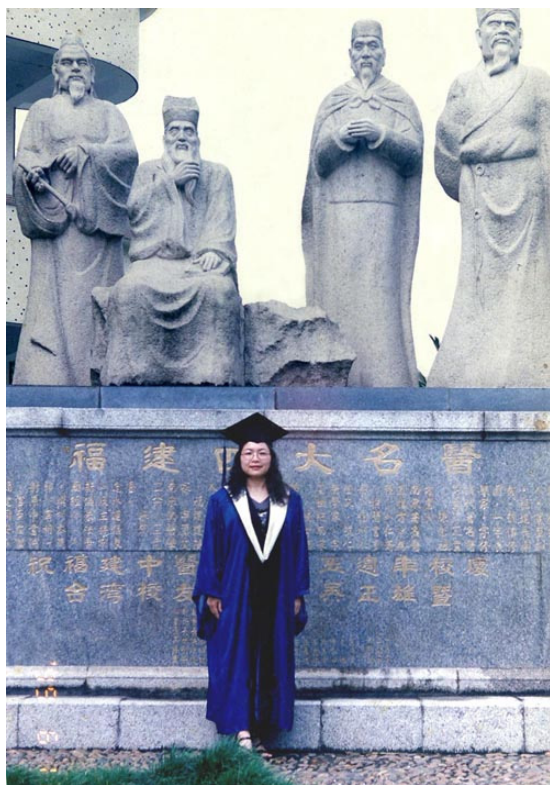
一天，丈夫的堂嫂来访，婆婆听到堂嫂的叫门声就冲进厨房，我正在洗碗，她一下把我推开，自己洗起碗来，等堂嫂走进厨房，婆婆就跟她说：“你看，我娶这个媳妇，饭也是我在煮、碗也得我来洗，她什么都不做！”

怀孕期间，我孕吐得很严重，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全身无力，无法正常做家务事，婆婆却对我大吼：“骗人没生过孩子啊！不要装了，赶快去煮饭！”

我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总是这么对待我，对她的怨恨与日俱增。婆婆是个烧香拜佛的人，对人却如此不善，我从心里反抗着她。

我母亲经营中药行，我对中药也很感兴趣。一九八九年，我有机会前往大陆学习中医，此后十年的时光，我两地奔波，于一九九九年研究生毕业。

此后，我也跟母亲一样开店经营中药材。一天，顾客王小姐很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书名是《转法轮》，我不好意思拒绝，就把书收下，但一直没有看。



台湾的杜鹃女士

直到有一天，我拿起《转法轮》阅读，这一看感到非常震惊，书中讲述的做好人的道理深奥又简明易懂，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正是我人生疑问的答案！我激动地打电话给王小姐，感叹世上竟然有这样一本书！

法轮功改变了我的人生，最大的改变是由怨恨婆婆转而感谢她。做到这一点很难，我能做到，凭借的是法轮大法的力量。

我读到李洪志老师在《澳大利亚法会讲

法》中讲的：“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这时我对自己十分懊恼，因为婆婆还算不上是什么敌人，我竟然无法爱她，这怎么能行？

我试着去理解婆婆，看到她的一生确实受了很多苦，我开始怜惜她，从对她的善意理解中又生出了更多的宽容。另一方面，我开始感谢婆婆，当初正是因为她，我才在逆境中被激发出超常的毅力，在漫长的岁月里完成了医学教育，学得一技之长。

最后我发现，我已经原谅了婆婆，也解脱了自己。

如果没有大法，我还浸泡在怨恨里，自己都快成了跟婆婆一样的病态者，思维被气恨的情绪牵动着，十分痛苦。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做到“先他后我”、“先为别人着想”，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让我变得理智、包容。而我发现，所有对他人的善心善行，最终都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遵循“真善忍”去修炼，我的智慧也不断被开启，对各种专业知识，包括医书里没有的、教授没教过的、临床没学到的，都有所领悟。法轮大法让我迎来了崭新的人生。（文/杜鹃）◇

炼法轮功一个月 尿毒症痊愈



【大陆来稿】二零一三年五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云南打工的刘重生（化名）忽然被腰痛折腾得死去活来，翻来滚去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大早他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支撑着病体回到湖南澧县老家。妻子和儿子急忙将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尿毒症，高血压（200/100mmHg），双肾肿大，肾功能丧失，排尿困难。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透析。

刘重生陷入两难境地：俩口子靠打工挣钱，透析得花多少钱啊！签字住院吧，没钱；不签吧，人家不给治，怎么办呢？想到炼法轮功身体健康的妻子，他挣扎着爬起来颤颤巍巍地走进医生办公室对妻子说：“咱回家吧，你带我炼法轮功。”

医生把他妻子拉到一旁说：“放弃治疗等于是等死，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妻子将医生的话告诉了丈夫，刘重生拔掉手上消炎的针头说：“走，咱回家。”

回到家，妻子安顿他躺下，放李洪志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听着听着刘重生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他认真地跟着妻子学炼功法动作。刚开始，只能傍着床沿比划；第二天能站直身子炼了；第三天腰不那么痛了，也能吃东西了；到第十天左右，能正常排尿了；不到一个月，体重从入院时的一百二十斤增到一百五十多斤。

夫妻俩到医院去复查，检查结果：血压由入院时的200/100mmHg降到140/80mmHg，肾功能指标一切正常。

手捧报告书，刘重生兴奋地喊“法轮大法好”，在场的医生、护士都啧啧称奇，说：“炼法轮功一个月，尿毒症不治自愈。法轮功真神了！”◇

成都市跳伞塔派出所警察的罪恶

【明慧网】三年前的二零零九年七月，多名成都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判刑，有的至今仍在被迫害中。下面是跳伞塔派出所警察参与其中迫害的事实。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左右，在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九号二十五栋四单元二零一房间的门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敲开后，这群人进了房间也没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翻箱倒柜。有几个人就把大法弟子谷怀兵、周亚平、王洪波、廖建甫四人控制在房间里，其中有一个头有点秃、略显点胖的人抢下谷怀兵的包和手机，抢走包里面的现金，有点秃头的那个人点了钱足有六万八千多元。还抢走一些上面刻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吊坠。

当时谷怀兵跑到阳台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两个人拉进来，按在床上，他们抽下谷怀兵的皮带，把谷怀兵的手反倒背上，用皮带狠劲的绑住，看得出谷怀兵被绑得很痛苦的样子。折腾了几个小时后，最后把他们带到派出所。至此才晓得这伙人是成都市跳伞塔派出所的恶警察。这些恶警察姓名不详，但是脸面是熟悉的。

与此同时，恶警在磨子巷用同样的方式把大法弟子赵海平绑架到派出所。听赵海平讲他们还用了催泪瓦斯。

这几位大法弟子的手一直被反铐在身后，铐得很紧，手都是麻木的。他们的手一直紧紧的铐着，直到被送进成都市看守所。

在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左右，整个从早上到天将黑时也没解铐让他们吃饭。这些恶警把几位大法弟子的私人物品（一些大法书籍、吊坠、《九评共产党》、空白光盘、神韵晚会光盘）抢走，并且非法扣留；还在其它地方抢走大法弟子身上的一些现金。所有这些被派出所恶警非法抢夺的私人物品和巨额现金没列出任何清单，也没让这几位大法弟子签字。

派出所还荒唐的成立了所谓“专案组”。其成员大概有七、八个人。

被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周左右后，被恶警分别非法提讯（用头套把头套住带出看守所，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把人牵到楼上才把头套解下）。最先被带去的是谷怀兵，恶警强制谷怀兵两天两夜不睡觉，并用手铐把人铐在凳子上，一打瞌睡就让邪恶的保安人员用竹竿把他戳醒。第二个被带去的是王洪波，也是被强制的两天两夜不让他睡觉，稍一瞌睡，就让邪恶的保安人员把他戳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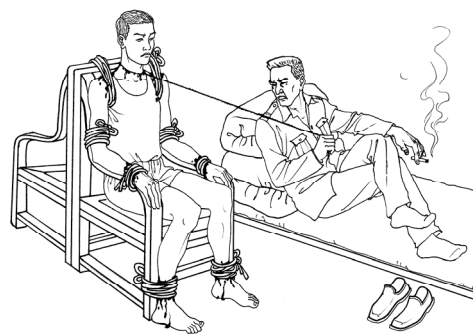
派出所的警察成立的“专案组”分成几个小组，最先值班的是一位有点秃顶的，他的嘴里骂着只有流氓才说的话。这个恶警让王洪波说出书是怎么来的，那些东西是谁做的，王洪波不配合他，他就把王洪波铐在窗子的护栏上，用竹竿打王洪波的肚子，打膝盖，打脚踝，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一个稍微年轻点的，也把王洪波铐在护栏上，在他的两腿下放一张凳子，让他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全靠脚尖撑着。还有两个年长一点的，把王洪波双手反背铐在护栏上，后来又把他铐在一张茶几上。茶几大概有两尺多宽，四尺多长，一尺多高。让王洪波横跨在茶几上，两只手分别铐在茶几的两头。因茶几尺宽，坐又坐

不下，站又站不起，腰杆也打不直。就这样铐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们还是一无所获。王洪波被折磨两天两夜又被拉回看守所。

后来这个“案子”一拖再拖，拖了两年多时间才由武侯区法院送来“起诉书”，完全是强加的罪名；武侯区检察院非法诉讼，诉讼人是个女的，四十多岁，姓名不详。参与非法庭审的有：法官黄奕，审判员贾龙军，人民陪审员顾志凤，书记员齐佩嘉。

最后非法判了谷怀兵七年，王洪波、赵海平分别三年；廖建甫两年半，周亚平两年四个月。

正告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善恶有报是天理。如其一意孤行，更大的天惩还在后面。



中共酷刑示意图：绑在椅子上

成都综合消息

▲5月19日，严良茹被成都国安局警察绑架到洗脑班后，他九十二岁的老母亲每天流泪，不能吃也不能喝，只靠不断输液维持，家人知道老人将不久于人世，立即发快件给国安局，请求安排严良茹回家一次探视老母亲，以解老人的思念之苦。之后四位家属还专门从老家赶到成都到安全局陈述情况，要求让弟弟回家一趟。当家属将老母亲病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时，不料高个竟说：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你们妈。毫无人性的国安局恶警，不仅不让严良茹回家探视，老人去世后也不让他回家送葬，只让他从洗脑班里打电话回老家。

严良茹现在的情况不详，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几次要求会见均遭拒绝。

严良茹的两位律师头两次去交涉此案时，遭到了国安局推诿敷衍和暴力对待。

▲杨娅菲、邓绍英、洪艺钊现仍被非法关押在金牛洗脑班。李忠芳现已回家，但抚琴警察派出所仍在骚扰她，想将她绑架到洗脑班继续迫害。

金牛洗脑班是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强制洗脑的基地。它位于近郊洞子口，由古柏二队往安靖镇方向，距安靖镇还有约一站路处的踏水村。附近是一所民办幼儿园，叫群英幼儿园，招牌上方写着“逸园农家乐”。

洗脑班由区“六一零”派一人任主任，姓李；另两人是驷马桥街道办的李大泉、荷花池街道办的姓夏人员，还有一个是三十多岁、叫李莲的社区来的人员。

无愧良心 才能活得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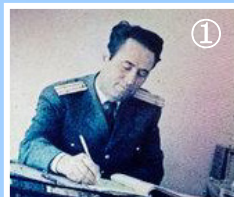
今年九月之前，罗马尼亚八十八岁的前典狱长亚力山德鲁·维西内斯库还过着悠闲的日子，他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和政府配给的舒适公寓。

但他的好日子在九月初结束了：布加勒斯特的检察官宣布，他将因在共产党时期的暴政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审判，他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这是罗马尼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推翻并处决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之后，首次审理此类案件。

在他管控的监狱中勉强活下来的犯人们的记忆里，维西内斯库是一个残忍的施虐狂。前劳役营典狱长扬·菲乔也受到调查，并可能面临指控。

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的罪犯，终会被清算。

在中国，中共江泽民集团因为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不同于中共信奉的假恶斗，而发动了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共甚至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同时干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如今，迫害元凶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已在世界三十个国家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欠债必还，这是上天制定的法则。上天也以种种途径向世人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并给人指出“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坦途。望追随中共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多思量。◇



当年酷刑折磨政治犯的 Ramnicu Sarat 监狱。①当年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监狱服务的维西内斯库 ②88 岁面临审判的维西内斯库



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央视镜头显示，刘春玲是被打死的。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 ②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被弹起 ③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回忆

【明慧网】我是一个全国知名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中共在死刑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以下是我亲眼所见。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科室领导派我去取一块人体组织，作为实验室切片用。我来到病房大楼一楼的房间，床上躺着一位约二十岁左右的男青年，从裸露的双下肢看，他身体非常健康、结实。我去时，见他的胸腹已被切开，肝、肾等器官已被取走，一位眼科医师正在取他的眼角膜。我向主刀医师要一块食道组织，当医师在他胸部切取时，我突然发现



油画《活摘器官的罪恶》

他的左小腿在抽动，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是活体摘取器官。我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取下的食道组织放在纱布上，食道上有许多鲜血，软软的，还有一些温热。

这时外科医师抬起头来向周围的人嚷道：“还有没有要组织的，赶紧啊，我们要缝合伤口了……”我听旁边人说，男青年是个死刑犯。那场面、那架势，活像在屠宰场一样。

即便是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医师们拿着需要的器官陆续离开了，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所以多留了一会儿。我看到死刑犯的胸腹部切口被缝上后，主刀医师和助手离去。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走上前来，双手捧起手术床上的鲜血，“啪、啪”地往死刑犯的脸上撒，做成犯人被处死时鲜血喷溅在脸上的假相，另一名警察赶快对着犯人面部拍照。一切完成后，警察将尸体用厚橡胶布裹严实，放在手术室的墙角，待送火葬场。

后来听人说，许多医院都与法院套近乎、拉关系，就是为了开展这种私下交易，医院取得新鲜的器官用于移植、实验等，而法院也能从这样的交易中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这样的邪恶交易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大陆各大医院普遍发生着。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都很难过，行医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这种对生命极不尊重的行为，令人何等悲哀！我们真应该深深地反思，不再与邪党为伍，重拾生命的尊严，重拾医者的仁心。◇